

荷君此恩不可無報因壺中取丹一粒今秋之謂曰大期內可以無疾矣言訖而去何亮年已四十餘自此筋力愈充無復疾苦乾符初年九十餘矣狀貌四十歲齒髮不衰信都先生馮君消嘗召問其事遠近之人亦具道之余得此說於信都先生焉

薛長官

薛長官者嘗與友人李生自京師同志訪道周遊名山數年未有所遇而薛南入五嶺言隱羅浮其志彌篤李生中道而輟復歸京師遊宦不偶年迫暮與薛相別三十餘年交親益疎骨肉淪喪晚歲杖策詣羅浮訪之果與薛相見薛極止且久道街既成風姿秀穎肌若水玉山中華軒層閣風亭月榭迥非人世所有見李容狀枯瘁深所憫惻謂之曰子雖欲栖息於此然終不可久駐因以金寶厚拯之命女妓酣宴以餞之將行顧見其齒俱缺問其故云前因弄毬子所損收繫在衣帶中取而窺之令女妓刮去垢汚薛以小刀子割其缺處復安二齒而遣之戒以不語及違

山下幽已罕矣自是十餘年生諸齒皆朽落所安者宛而不動容師張公自給事中出領茲鎮歲餘病瘵瘵累月彌甚公就尚釋氏衆有符藥或言有効者皆不見信骨肉將更深以爲憂副使信都先生馮君密謂公之親吏曰羅浮薛長官深有道術拯人疾苦遠近賴之可使一介持信以求其救也由是命使訪之果得其居處薛聞而哀焉謂使者曰謝張公遠道方物山中無紙筆不復寓書所疾無以爲憂使至之後可掃灑庭宇潔齋三日自當有應如其言既至三日一宅間異香氣亦無所有而張公瘵矣復使人齎信幣入山致謝使者迷失舊路竟不知其處所此蓋地仙之傳也余亦於信都先生得之矣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元庭纂

謝瑤

謝瑤者蜀川人也幼而好道嘗與三人同志約爲弟兄同遊諸山博採方術因相與於峨眉山門誓曰此山神仙所居必有求道之所我等三人於此相別各入一谷中隨所投詣看有見遇否訖分行瑤入木皮谷約五六里逢四老人會坐巨石之上前有大盤烹肉共食之次召瑤令坐拚令食肉瑤告之曰某志神仙之道遊歷名山久絕葷血非敢齋妄矣老人喜曰子既求道但入此谷當有所遇瑤即詣谷中行數十里見有臺閣華盛迥非人世所居入門有道士數人問其何以至此其以所至啓之一人熟視瑤良久引至大殿之上像設儼然天尊前有經書委積案几此人命瑤閉目信手探取一卷因即授之曰此文大篆也行之可以長生度世可以積功救人此非汝久居之處便可去矣瑤辭道流得經出山却至谷口宿於民家有小兒隨沸湯

中數廢糜爛舉室廢病無門救之瑤視天文中有注字可治者乃書其文為夾湖水洗之迨返都愈自此常以天篆陰功救人其功者不可勝計相國幽公都尉鎮成都招致瑤於門下待以異禮及朝覲京師瑤亦隨至長安一旦幽公子弟暴疾國醫盈門莫能効公忽記瑤神篆之力促令召之纔至授亮書之應手而愈金帛賜與凡十數萬一無所取其後歸蜀復遊諸山不知所之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閻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樸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閻丘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尔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閻丘默有愆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作尉唐與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

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耶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賤徒知錐刀何借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為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為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所受又玄稍情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宿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手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閻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嘗罵辱我又為仇氏子作尉唐與與子同舍子受我厚賂而謂我為市井之賤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為友特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

悟其罪而意以懣怍而卒矣

盧道流

盧道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七十餘賣卜於洛陽市忽病作十餘日異常危篤聞程修已與士來往二京頗有神奇之跡蓋得道者也盧以病疾告之程於執中出丹砂細如芥子於白茶碗中滴酒研碎又書碗子內作二天使字以投於盧并酒服之病即頓愈無何自玄元觀欲入城路經穀水暑熱既甚因浴於水中頃之穀水暴漲水頭丈餘盧為水所流已百餘步何則有二天使促命鋤瓜人涉流救之僅得而免及岸則不復見二天使免此深疏之厄書二天使字以潛救之耳天復中程至長安謂人曰五嶺可以避地託求丹砂入桂陽不知所之

成生

成生者其家巨富世居零口伯叔數人其第七叔好道早年冠褐來往華陰山時或暫歸自咸通後不知所在伯大疑犯關昭宗東幸成生骨肉論散生計困窮忽一日其叔還家

欄惻嗟痛留止數日因與成生之子往同州  
砂苑中至所居即甲第宏敞本喜崇違有若  
官門馬車成生之子於門外良久持衣服器  
皿一帔以授之令歸賻家至即數萬金天成  
生驚異知李父之得道也翌日與其子復往  
尋之無復知處所成生由是躑足其門外墻  
角有石笋以捍車馬凡五六十其叔本移  
於庭内生疑其異因攻擊之得丹砂伍斤隣  
里知之或傳於外爲軍中有力者所奪惜哉  
疑其非世之丹砂迨神仙之上藥若乎而失  
之哉

### 徐定國

徐定國者隸籍右三軍有膂力大中年詔選  
三十人送軒轅先生歸羅洋定國得預其選  
既至山託以有疾方就藥解因得駐留遂執  
僕御之禮以事軒轅時定國已六十餘歲居  
數年先生遣之歸長安容狀益少行若奔馬  
天復中不啻百歲才如四十人也

### 京兆華原陸尊師

京兆華原櫟陽界有古觀焉有陸尊師者隋

朝得坐忘之道其形質尚存乾寧中有奉使  
北京於館舍中與師相遇言笑如舊交駐留  
旬日因詰所止官使還京乃乞假歸別墅詣  
訪焉於小殿中見陸尊師像貌與北都所見  
無異有姚生者持黃庭經光啓初僖宗再幸  
梁洋姚爲殺盜所迫夜竄以避之誤墮此觀  
側井中傷足乃旁穴爲井甃以養其疾村里  
荒梗竟無人到以無修習之術但晝夜念黃  
庭道德二經自覺不飢足疾亦愈亦不知在  
井甃中歲月之數也襄王既平大駕歸闕有  
遊軍宿于觀中夜見光明從井中出因訪而  
出之姚生感真經所祐之力遂爲道士居于  
此觀焉

### 明皇十仙

明皇嘗夢仙子十人御卿雲而下引於庭各  
執樂懸而奏之其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也  
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  
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  
之音與咸韶大夏固不同也上喜甚即傳授  
焉俄而寤其餘樂猶若在聽且命玉笛吹而

習之盡得其節奏欲默而不泄曉而聽政於  
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上前上悅  
然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上即起下望庭廡  
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內臣高力士奏曰宰  
相有所請陛下宜面決可不向者崇璟所言  
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  
上笑曰我昨夕夢十仙子奏樂曰紫雲曲因  
以授我朕懼失其節奏錄是默而習之因不  
暇聽二相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  
力士至中書爲二相言二相懼少解其曲傳  
於樂府焉

### 虬鬚客

虬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場帝末司空楊素  
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  
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  
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  
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虬  
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虬破衫蹇驢而  
來投布囊於地取枕歌臥看張妓理髮委地  
立梳於牀靖見虬鬚視之甚怒未決時側

日張熱觀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指示  
靖今勿怒梳頭畢欲拒前問其姓臥者曰  
姓張妓曰妻亦姓張合是妹遠拜之問第幾  
云第三又曰妹第幾妹曰最長喜曰今日幸  
得逢一妹妓遙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

遂拜之環坐割肉為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  
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具詰其由客曰然則  
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客知太  
原之異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可十八來姓李  
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于一見

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靖與之甚厚必可致也  
客曰望氣曰俾吾訪之遂約期日相候於汾  
陽橋及期果至靖詰於文靖曰吾有善相者  
欲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方議匡輔  
遂致酒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褐裘而來

神氣揚揚邀與常異客見之默居末坐氣夜  
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其天子也靖以告  
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  
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  
行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

飲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兄與劉  
文靖對棋靖請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  
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座風生顧時輝如也道  
兄一見慘然下碁于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  
哉救無路矣知復莫言罷弈既出謂虬鬚曰

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  
同入京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  
天人也虬鬚紗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入中  
堂陳樂飲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  
有迨若洞天之會既而昇二十牀以繡榻蓋

之去其祀曰此乃文簿輪迴耳皆珍寶寶泉  
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  
五年以此為經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為太原  
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  
妹善輔贊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

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  
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  
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其妻戎  
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  
以助文皇締掃大業貞觀中東南夷奏有海

賊以艘船千艘兵十餘萬人於扶餘國殺其  
主自立為王國內以定靜靖知虬鬚成功歸  
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乃知真人之興  
乃天授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東明油客

東明油客不知名氏常負擔賣油於側近坊  
內親居觀東偏門內數年隣里比仰之謹潔  
謙慎未曾見其甚愠一旦隣居有負債者客  
知其主陳牒徵訟所司將欲追捕計無所出  
議欲竄諸遠邑不然虛繫控牢即數口無所

聽給必至拜殆聚族號泣決別將去客問之  
故聞之默然良久謂之曰勿用避去此有計  
矣即市致醪罐子一所炭五斤於其室穴地  
為爐投藥於罐內以泥封之然炭燒之且曰  
待余却來然後開之勿得輕視仍教以火候

因荷擔而去其夕不復歸明日及午亦不至  
火燭已冷其家發罐視之即真金也貨而償  
債三百餘千油客自此不知所在也  
王璘  
進士王璘大中已卯歲遊邊迴京師既至之

日屬宜昇遐人心震擾繞入金光門投諸  
逆旅皆已高鑄遂入豐邑坊請景雲觀做一  
獨院月租五百文即稅糧秣馬近鋪有老  
叟巨肩廣額髭鬚皎白貌古而秀負篋而入  
顧見璘驚曰此有人居矣又須移去也璘揖  
與語曰既為先到第安居無慮也某只三兩  
日此舍二十餘矣叟曰聞開固有餘君子月  
賃此舍固難寓居璘強留之欣然而上開戶  
汲水而入閉關悄然時方八月叟已踞地鑪  
熾炭攤之而坐深夜不寐夕夕皆然曾無庖  
爨之所璘問其所為曰余老矣貨針以自給  
多詣市肆亦不事煙爨爨矣旬餘璘疑其有道  
敬而親之或詣其鑪側坐而言論詞高古遠  
迥非常流璘稍言情將有請益及明而去  
至夕不運發戶視之無復有鑪中破藥鍋其  
內微有金色焉

梓州牛頭寺僧

牛頭寺僧中山上創造經樓經營四層方就  
一級已費百萬緡高迥迥渺無成功吁歎憂  
惶自形於言色庵中有執役者僧村巷廣樓

常使祈新汲水而已亦不知其來忽聞進謂  
樓主僧曰此事非汝所知第去無以為問居  
數日又進而言復斥之如是者三樓主僧疑  
其異徐問其意對曰小僧有黠化術願為和  
尚成就巨功訊其所須只二十千收買藥物  
可以辦矣雖其說亦疑有妄即使人齎錢  
與之買藥旋令一僧支價直得水銀二十斤  
餘錢市金石諸藥至夕而歸乃於厨側小房  
內鑿地為鑪鑄築精密布灰三升於其下傾  
水銀於灰中衣帶中解藥末少許糝於灰土  
以油紙單上積炭百餘斤熾火以鍛之自夜  
及明火已消矣成真金巨餅光彩異常乃曰  
可於城市貨與商賈每兩直二十貫如其言  
而售之市材募工樓亦告畢是僧一日遷去  
樓主僧散令徒弟物索求之月餘遇之於嘉  
州市懸召同歸梓州固辭不去所追之僧因  
與紛競為巡察所擒訊詰其由具云此僧有  
黃白之術梓州僧道衆人尋之還舊所黠化者  
為官司所留將誘訪之欲傳其術閉口不對  
遂潛害之投屍於江中矣

任公瑾

任公瑾者長安懷遠里人也年十餘歲趙處  
士不知何許人也寓止於其隣子然獨處晨  
出暮還曾無飲食庖爨之所任父見之數年  
矣因與語曰處士每出獨執其蓋不亦勞乎  
某有兒十餘歲願為處士執蓋烹茶給使左  
右可乎趙欣然可之任執役又七八年恭謹  
勤靜趙頗憐之忽一日熱視其面驚謂之曰  
爾神形異矣當有棄市之厄不宜復在此矣  
爾常見鑪鼎之事能記之乎任曰某未受處  
士之教不敢竊記也即取其藥石之類一一  
示之口傳手授使其點錫成銀戒之曰勿衣  
羅錦勿事奢華勿酣嗜酒肉勿耽習美色勿  
乘銀錢勿干官名爾衣食素薄相命窮賤吾  
以此給爾衣食而已爾當為僕役二十年檢  
心刻意甘於力役小有不忍必陷刑戮矣戒  
之慎之遂決別其家與段支使弟為照保凡  
十年節行操守異於常僕無何段弟赴京以  
其謙恪委之在家既而黠化銀物過理費用  
主要詬罵不能容忍持刀殺之禁錮考按將

抵極法官問其本末具述前事試其化錫果亦不謬任泣曰某遭處士戒約自陷刑網苟能忍之二十年當脫此禍矣竟亦就戮大都黃白之事非尋常之人所可妄學也或得之者必為禍胎驗於古今斯證多矣君子慕道所宜戒之

岐陽女子

岐陽女子者年五六歲其家沽酒一旦嚴冬寒甚有樵夫十數輩鬻薪於市稍稍散去獨一老叟荷薪未售日已曛矣北風轉勁女子之母聽見老叟呼之與語買薪直贖之百錢欲設食叟曰不須食也乃以酒一器授之叟袖中墜一柿子女子因拾之叟笑曰本欲將還家今既孩兒所得便可食之女子遂啖此柿子固不食粒今已數年類狀奇麗叟竟不知所之也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見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

蓋與語頗其狀貌不常因問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

乎叟曰大麥四時氣足食之益人勿以豉不利中脯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網欲召

畫工為圖連阻泣寒畫工未至張網倚于壁叟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一

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迥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淮

海因遇鑿古圖畫者使閱之鑿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即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灊橋

遇葛疏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疏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薪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懷晨欲上殿然

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頗有奇境事能

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

幽勝或連峯與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

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道流

已知矣謂曰比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

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

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

身垂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

如是復歸還人間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

遊人間與父母語其事因入道歷詣仙人更

杜梅

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杜梅少時於長白山遇一道士哀其多疾以

丹砂一粒大如菉豆紅光瑩徹便吞之曰

此丹不獨祛積冷若不食肉可致長生慎無

觸穢也既服丹即容狀充悅輕健不食累官

為商州刺史絕粒三十年人不知也忽一旦

思肉間品味馨香心自念曰仙師戒我不食

肉今欲却食五穀先須食肉必奪我藥力矣